

很多时候,我以为麦子早已淡出了视野,却原来,心田里一直风吹麦浪。

小满节气说麦子

“人生最好是小满”,成了这几天微信里的热门话题,“小得盈满,即是圆满”,由节气文化说到人生智慧,的确很好。

开卷有益,“开卷”亦有感,便想说说麦子,因为不少媒体竟用了稻穗的图片。秋天里成熟的稻子,怎么与初夏的小满节气扯到一块了呢?微信朋友圈和自媒体短视频这样的“急就章”里出现稻穗,或可不用太苛求,没想到的是,一些有名的公号,甚至顶流官媒的图文,赫然也见稻穗,“谦逊”地低着头的稻穗,图片上还打上了“小满”字样,显然是稻麦未分清。

二十四节气当中,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。《历书》载,“麦至此方小满而未全熟”,意思是麦类等夏熟作物开始灌浆成熟,但只是小满,尚未完全饱满。就是说,初夏时节,沃野平畴,快要成熟了的,是麦子,而不是稻子。

麦子品种较多,主要有大麦和小麦,小麦又分冬小麦与春小麦。中国的广袤大地上,麦子多为冬小麦,秋天播种,麦苗匍匐在地里越冬,开春起身拔节,扬花抽穗,至初夏成熟。唐人白居易《观刈麦》这样写麦熟: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”这景象就如一声号角,召唤农人赶紧干活。收麦劳动很紧迫,谓之“抢收”,可见节奏之紧张。宋代王安石《初夏即事》倒是写出了几分轻松,“晴日暖风生麦气,绿荫幽草胜花时”,但时令、物候的特征说得清清楚楚。

小满熏风吹,麦浪遍地金。小满“三候”,其第三候为“麦秋至”。《月令》云,“麦秋至,在四月。此于时虽夏,于麦则秋,故云麦秋也”,意思是当下季节虽为夏,但对于麦子来说,却已到了快要成熟的“秋”。

当然,风吹麦浪,也可能就在秋天。长城以北地区冬季漫长,严寒难耐,小麦开春才播种。在北方尤其是东北,春小麦要到秋天才成熟。清华才子李健有一首歌很有名,《风吹麦浪》。歌里咏唱金色的麦浪,为秋天的景象。作词者是东北人氏,这歌词就好理解了。

所以说,风吹金色麦浪,在中国大部分地方,乃是初夏之景,此时正值小满,快到芒种。

那么,这个季节,稻子是什么情况呢?秧苗已经育好了,等待插秧。“花木管时令,鸟鸣报农时”,这时节,布谷声声,谚语说布谷鸟是在叫“阿公阿婆,割麦插禾”。夏收夏种,农村大忙,麦子一收好,赶紧耘田插秧。等到秋风起,天气转凉,白露为霜,稻子就熟了。收了稻子后,耕地翻晒,接着种麦子。就这样,地是不歇的,一年到头都有庄稼等着农人侍弄。人自然也就不歇,经年累月地劳作,周而复始。

不同的季节里,田野里是风吹麦浪,还是稻菽千重浪?我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,“麦是热煞了的,稻是冻煞了的”。我父亲是农民,不识几个字,但这毫不影响他生动形象的表达。譬如这一句,一听就能明白农事稼穡的一些道理,夏来暑气升,麦子怕热,就熟了;秋来凉风起,稻子怕冷,就熟了。

很多时候,我以为麦子早已淡出了视野,却原来,心田里一直风吹麦浪。看到那么多媒体随意把稻子当麦子嫁接到小满节气来,就有些着急,就忍不住说道一二。



登瀛

刊头书法 臧科 书
红了樱桃 李陶 摄

尽管现在已远离盐滩,但每到下雨的日子,雨的旋律依然在我身边环绕,此时此刻,我会自然地想起盐滩上盐工的艰辛,特别是领滩手的辛勤付出。

领滩的日子

夜已经深了,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无法入眠,窗外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,点点滴滴打湿在我的心底,我倾耳聆听着雨的足音,心情无法平静,此时听着雨声,我不是享受自己那份独特心情,而是牵挂着盐滩上的卤水、盐廋和塑池,这样的情景在圩下领滩期间,不知出现了多少次,那段漫长的时光,让我尝透了酸甜苦辣。

有雨的日子,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,即使滩上卤保好了,塑布盖好了,而我的心情并未完全释放。此时,我喜欢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看书,聆听着窗外时慢时快,时高时低,时响时沉,时断时续的雨声,那滴答滴答的声音,像是在记录着时间,敲击着我的心坎。那时,作为领滩手的我,时常根据雨声来确定滩上的排淡情况,小雨我会逐级收好滩上的淋板水,盐场人称为“老鸡汤”,尽量使每一块咸池板发挥出最大的能量;中雨则要及时检查每个保卤的塘口、塑池闸门、排淡口门,及时迅速、力争第一时间将

淡水排出滩外;大雨期间则在做好检查、排淡的同时,还要留心观察驳盐河的水位,并根据水位确定滩上是否出现险情,如果是低洼滩,更是苦不堪言,一不留神塑池便容易出现“倒灌”。所以每当听到激烈的雨声,夜间,我几乎处于半睡半醒状态;白天,无法静下心来看书。因为此时,滩上的塘口、塑池、盐廋会像电影一样一幕幕不断在心头回放,滩上哪个地段易出险情,我一清二楚,会随时巡查在滩头,关键时刻同时启用四排前大小包围工程,及时开机排水,最大限度地保证咸池板不受淡水浸泡,塑池能正常排淡,否则会影响晴天制卤的速度和塑布的收放。

夏雨脾气暴,特别是雨季,每当听到窗外狂放的雨声撞击窗户玻璃发出的声响时,那有节奏的响声仿佛在提醒着我快速保盐护卤。出于职业的敏感,无论是白天黑夜,无论多么疲劳,只要听到雨声,我都会一激灵地爬起来,拿起雨具,冲向滩头,冲向潇洒的雨中。浑浊

的天空下,尽管狂风怒吼,乌云满天,闪电雷鸣,我都会再次将滩前、滩中、滩后细查一遍,努力确保万无一失。秋雨不盖天,无论是何时,尽管刚刚还是晴朗的天时,但老天爷说变脸就变脸,有时瞬间会听到由北向南传来阵阵哗啦哗啦的雨声,根据经验,尽管是阵雨,但秋雨来袭时的雨量一般不会小,滩上人们便会迅速冲向滩头,想方设法加快保卤、苫布的速度,最大限度地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……随着时光的流逝,现在想想,在领滩的日子里,特别是在梅雨季节,雷声、雨声、风声常常搅得我有些心神不宁,我想,盐场的领滩手也许会有同感吧。

雨,是最寻常的。但我每次听着雨的奏鸣声,总会觉得雨的足音不同。尽管现在已远离盐滩,但每到下雨的日子,雨的旋律依然在我身边环绕,此时此刻,我会自然地想起盐滩上盐工的艰辛,特别是领滩手的辛勤付出。

听雨,只要用心去听,便能解读四季,感悟人生真谛!

如此,我且暂坐在初夏里,读书、写字、作画吧。用笔墨,与夏相拥。融化光阴,不分你我!

坐在初夏里

猝不及防升温的方式来了。

这几天,金陵城持续高温。前天,由于冷空气的到来,温度有所降低,而昨天,气温趁着冷空气到来的间隙提升,下午温度竟高达30℃。蜀葵花早已绽放,梧桐叶也进入了茂盛期,今年的夏季早已来到。

你看看,那一家子人是准备去踏青么?清一色的短袖运动装,舞动的脚步,释放着快乐和浪漫。

你看看,那位身着轻纱的妙龄少女,打着阳伞,轻盈地徜徉在樱花小道上,像是在等待着心爱的人一起漫步。

你看看,烈日下孩子们高声欢呼着,或追逐,或嬉戏,仿佛要把游乐场搅个底朝天。

你看看,一群“大白”天使,鱼贯而入小区门前遮阳篷,那位身着绿马夹正在排放桌椅的志愿者,不是邻居张阿姨吗?

业主群里通知,为方便离宁返宁人员检测,统一到小区南门做核酸。

门铃声响起,听到了张阿姨的大嗓门:知道你腿脚受伤,这会儿人不多,先登门帮你做个核酸。

看着“大白”防护服上浸出的汗水,一股暖意漫过心底。

手机屏幕上有了两条信息。

一条是朋友的:你的美腿怎么样了呵?我哑然失笑!腿乌青肿胀的,还有什么美可言?这家伙!

另一条是闺蜜的:放车接你回盐吧。

回盐后,去医院拍片、做核磁共振,去县城看跌打损伤民间专家,最终绑上了石膏……

如此,我且暂坐在初夏里,读书、写字、作画吧。用笔墨,与夏相拥。融化光阴,不分你我!

一

路走来

射阳胡海宽

岁

月如歌

市区夏儒静

看到这个标题,我想你一定会觉得好笑吧!前几天,不小心伤了腿脚,今天,不,这整个初夏,我都得老老实实在家里。这会儿,我已“跃”上飘窗,摆着pose呢!

立夏的小窗已经开启了,细雨清洗过的翠绿,透过明亮的窗户,挤满了双眼。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芳香,树叶上滚动着晶莹的水珠,不由分说让你愉悦。

如此青绿,承载着太多的记忆。春天当然不会这么快地离去,因为它有太多的不舍和依恋。它还想尝尝飘香的瓜果,它还想看看一望无际的风吹麦浪,它还想嗅嗅洁白的雪花。它还想说说心中的委屈,倾诉一下落寞和惆怅……

然,天下无不散的宴席,岁月流逝,季节更替,万众等待的夏天带着清爽的风,炙热的阳光,以

